



禾木寻幽

安徽合肥 董地轴

我在草原上发呆，迟迟才从平台的另一头慢慢走了下来。跨过小河，穿过树林，一个人走进村庄。游人都从那头下去了，这边的林中行人很少，一棵棵树木笔直高耸，它们簇拥在一起，阴翳蔽日，光影斑驳，人行其间，感觉一片孤寂和阴冷。河边有两个女孩在浣洗衣衫。林间，金黄的落叶铺满草地，几匹马悠闲地甩动尾巴，丝毫不理会路人。

草地上的蜘蛛网挂满露珠，红色的野果在灌木丛中连成一片。蒲公英星星点点，金莲花连成一片，小牛犊在花草中奔跑。几个放牧的男人坐在一起聊天，牛马懒散地徜徉在他们身边。一股特有的淡淡的松烟气息在河边荡漾开来，我闻到了一种清香味在这原始、古朴的气氛中弥漫。晨光中禾木开始苏醒，河流是宁静的，树木是清幽的，烟雾是无声的，村庄的一角是幽静的，而行者的心却会在在这寂静中透着一种安逸和闲适，逐渐变得兴奋与怡然。

新疆喀纳斯的禾木村是仅存的三个图瓦人村落中最远和最大的村庄。小木屋依旧是家家户户的栖息地，房顶用板材钉成人字型尖尖的雨棚，上面可以当储存间。这种结构的建筑可抵御长达半年大雪封山的严寒，既保暖又防潮，木屋成了禾木闻名遐迩的独特符号。“图瓦人建造木屋的材质大多是粗大笔直的红松木，他们会将木头两端挖槽，相互嵌扣，一根根向上垒建而成，每一根木头缝隙的连接处都要用一种叫‘努克’的草填满，这种草吸水后膨胀会将缝隙填满，墙壁就会变得密不透风，能够很好地挡风寒。”看我对着木屋不停拍照，坐在一边的一位陌生人好像在对我说。我问他是不是图瓦人，他说他是山东的，来这里好几年了，给开发商看房子当保安。一路看过来，发觉禾木的木屋有独家独户的，也有数十间连在一起的。每排房屋都有一个木栏围起来的院子。仔细端详，村里大多数的木屋好像都是最近几

年翻修的新房子，但也有为数不多的几间上百年历史的木屋。记得，我走进一个地道的图瓦人老民居，家里厨房做饭用的锅灶居然也是用木头泥巴砌成的。

我在这村前屋后转悠，一位少年过来问要不要坐摩托，我摇摇头，他说，坐摩托车可以上平台去草原看白桦林，我说我刚下来的。他指了指不远处的一座毡房，说那就是他家，可以去他家吃饭，说他有奶疙瘩、炸油果、腊肠米饭、土鸡火锅，还有手抓羊肉……他一口气说了很多，还有几个我没有听明白。我问了一下，他叫哈依拉尔，哈萨克族人，今年刚上高中，双休回来帮家里搞旅游接待，挣些零花钱，后天还要去县城上学。说完，一溜烟不见了影子。我绕到他家的毡房，又走到了河边。

禾木河在这里分岔为两支，中间形成了中心岛，岛上和岸边一样，也是茂密的白桦林，几只水鸟落在河心小岛上，蹦蹦跳跳，好像是在觅食，活泼的样子甚是可爱。回过头来，看见一群牛打此经过，它们竟自行排成队，非常有秩序地鱼贯而行。旁边一大块空地上有一群牛，有的卧地休息，有的在溜达，有的低头吃草。不远处，另一支“牛队”排着一字方阵浩浩荡荡向村外走去……有两个图瓦的孩子站在河边向对岸扔石子，我也随手捡了个石子和他们比赛扔过去，没想到他们比我扔得远多了，孩子们偷偷地乐呵。当我举起相机时，他们做着鬼脸，打出了V字手势。

我在村中穿插，不时走过人家的草垛、散放的牛

羊、圈养的马群，似乎让这个图瓦人村落有了几分牧羊人不可或缺的生机。看到了一个农家小院居然是“禾木派出所”，还有“禾木乡政府”“禾木乡卫生所”等都是一个个农家小院。路边一个巨大的石头上用哈萨克语、蒙语和汉语写着“布尔津县禾木喀纳斯蒙古族乡寄宿制中心小学”，校园内都是现代特色的木房子，宽敞明亮，与自然顺势排列有几分凌乱的矮小村民木屋相比，这一排排崭新的教室显得有条不紊。因为是双休日，校园里没有学生。见到门外有几个孩子在翻越栅栏戏耍，我问他们是不是这里的学生，他们点点头。于是，我便停了下来，他们很热情。聊天中得知他们几个家住得很远，双休无法回去只好留在学校。这里的小学是双语教学，除了汉语、数学等应该学的课程外，哈萨克学生要学哈萨克语，图瓦学生要学蒙古语。我买了几瓶饮料分送他们后便挥手告别了几位小朋友。

再往村中间走，看到南来北往的游人，有的在排队乘车离开，有的则刚下大巴，有的骑马巡游，有的则闲逛，禾木好不热闹。夹在他们中间，我在想，如果这里没有如此多的游客，草原、溪流、雄鹰、成群的牛羊、淳朴牧民栖息在这纯净无忧的世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命是如此自由舒展，一切浑然天成远离尘嚣，禾木该是一种怎样的天界。然而，轮回不变的岁月里，总会有某种蜕变使得人与自然的伦理发生转换，主客间会有颠倒的时空。

劳动课上学“农技”

安徽池州 赵柒斤

时隔40余年，当我沿着通往村子的山径走近曾相识的一片结荚的油菜地时，居然情不自禁蹲下身子朝油菜秆间隙的空档里看，想瞧一瞧有没有生长着花生苗？

这是江南山区极为普通的一块不规则的无名旱地，依山临溪，面积约3000平方米，起伏的油菜间仍可见我们当年翻耕时捡起堆放的瓦砾、砖块和小石头。这块旱地就是当年村小的“自留地”，更是我们劳动课的“作业本”。

清楚记得，刚上学后一个周五上午最后一节课下课铃响时，班主任走进教室宣布：下午每个同学从家带一柄小锄头来，然后集中去上劳动课——种花生。虽生长在农村，对一般农业劳动并不陌生，可亲手种花生还是第一次。于是一回家就做准备，把父亲用以栽白菜的那把木柄仅一尺长的小锄头放到大门边……

下午全班30多名学生拿着小锄头排成长队跟着班主任来到那块位于学校3公里外荒滩，老师说，最北端、面积不足100平方米的油菜地是本班“自留地”，今天种花生。同学们大惑不解：这块被结荚油菜遮得密不透风的旱地，怎么种花生？老师说就在油菜间按方6寸标准“嵌”花生种。

接老师吩咐，个头小的男生钻进地里挖穴，女同学点种，力气较大的男生掩盖种子。老师一声令下，我们就像小鸟一样钻进油菜地。还别说，拇指粗的油菜秆根部零星地长着纤细的小草，几只黑白相间的雀儿旁若无人似的徜徉于铺满黄金似的枯叶上或觅食或追嬉，我们勾着头、猫着腰也像山雀一样在油菜秆的间隙或挖穴或点种或掩土。最苦最累的就是个头高的男同学，他们掩土，既盖好花生种，还要松土，以便花生种子能顺利出土。在一人多高的油菜间穿梭了30多分钟，每个同学都头戴或身披“黄金叶”走了出

来。第一次劳动课就这样在同学们相互嬉戏、追逐乃至闹闹中结束。

“五一”后的第二次劳动课依旧选择在那块油菜地，内容是割油菜。虽是站着劳动，可眼睛必须照顾脚下，以防踩坏花生苗，这回女同学和我等一些力气小、心细的同学又沾光了。我们在前边站着割、力气大的同学负责将它们抱到山坡，还有的同学去摊晒，接着全班同学拔油菜桩和杂草，满地金黄的油菜变成绿嫩的花生苗，全班同学累得往草坪一躺时，老师宣布“下课”。以后每个周五的劳动课，我们都是在那块旱地上的……放暑假前挪着小凳子锄过两三遍草，赶上久未下雨，我们还用小铁桶、小水瓢从小溪舀水浇花生苗。以后花生苗就疯长起来了，眼看着就是一个好收成……

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我的劳动课从春天种花生、割油菜、拔草、锄草、浇水、施肥到秋天收花生、挖地、种油菜等，从拿小锄头、挑畚箕、端水盆到扛大锄头、抬粪桶等，旱地的粮食从种到管到收，全班同学都学到了。那一堆堆瓦砾、砖块和小石头就是我们挖地、除草捡起的，更是我们数十次参加农业劳动的见证。

出入于农业“实验室”次数多了，我不仅从小学会了种地、品尝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艰辛，也懂得了“粒粒皆辛苦”，还逐渐发现世间一切皆包容着实验品的性质，学校自留地的春华秋实，就是我们在进行着无数次实验的结果。由此我想，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从发芽、成长、求学、工作到婚姻、家庭，如同种地，经管粗放，任其自然生长，往往就很难保证有满意的收获。

海边的一只小土狗

安徽合肥 胡玲

海边

晚霞映照着天空

一只小土狗和一个男人在海
里畅游

向着落日

浑圆，神圣，太阳快分晚了

岸边的女人抚摸着她高高隆
起的肚子

喃喃的低语如风拂过海面

这样的黄昏反反复复

小土狗颠颠地来，颠颠地去

身上沾满了大海的浪花

后来，他们去了很远的地方

只有小土狗还留在海边，日复

一日

在大海里游泳

浑圆，多像那女人的肚子

它渴望着，落日

在沉入大海的霎那

再次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

这不是海边村里人的虚构

他们只是在揣摩着它的心思

瞧，它又去海边了

然后又水淋淋地回到村里

暮色里，那高高翘起的尾巴仿

佛在昭示

总有一天，它会抱回一个太阳

